

沙漠的智慧

DESSERT WISDOM
荒漠的智慧



卢云 导读
野村汤史 作画及英译
庄柔玉 中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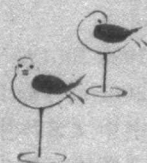
古远的沙漠故事
现代人的心灵甘泉



江西人民出版社

戈壁的智慧

荒漠的智慧
DESERT WISDOM



卢云 导读
野村汤史 作画及英译
庄柔玉 中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漠的智慧 / (美) 卢云, (日) 野村汤史著; 庄柔玉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10-03371-8

I. 荒… II. ①卢… ②野… ③庄…
III. 社会人类学—研究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5818号

© 1982,2001 by Yushi Nomura, Introduction © 1982,2001 and Epilogue
© 2001 by The Estate of Henri J.M.Nouwen.

此书中文繁体字版原名为《荒漠的智慧》© 2003 基道出版社,
中文简体字版由基道出版社授权出版。

Chinese Edi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arranged by permission through Enoch Communications Inc. Copyright © 2006 Enoch.

荒漠的智慧

(美) 卢云, (日) 野村汤史 著

庄柔玉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30千 印数: 1-10000册

ISBN 7-210-03371-8/C·87 定价: 20.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将此书献给

我已故的父亲

从我的武士父亲身上，我继承了一份尊重传统的精神

我已故的母亲

我母亲的生活方式，带我进入生命的信仰

野村汤史

目录

中文出版序 / 邓绍光	1
英译者序 / 野村汤史	4
引言 / 亨利·卢云	6
荒漠的智慧	19
地图	129
跋	131
后记	138
译名对照	145

中文出版序

邓绍光

翻译是一种沟通，尝试以自己的文字了解和明白另一种文字。然而，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文字，所以中间的了解和明白并不是再现、反映。必须正视当中的差异。差异使得翻译成为必须，否则就不可了解，不可沟通。但差异也使得翻译永无穷尽，因为他者自身永无穷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翻译是一种玄妙。

太初有差异。差异让我们谦卑，不敢造次。差异让我们敞开，倒空自己，好进入异己的文字之中而了解、明白。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首先遭遇的乃是自身的潜移默化，在文字的世界中转化、成长、更新，脱胎换骨。可是，也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全然的同化、失去自我。实质上，我们是以最大容纳性、最具弹性的文字去了解、明白。当中总有缺憾。

缺憾，不一定是缺陷。翻译，即使已臻化境，亦免不了缺憾。这就指出了翻译的界限。没有翻译的这一种

免不了的缺憾，大概我们仍然会执着于全然再现、反映的文字转换观点。只因为有缺憾，才让我们真正认识自己，以及了解、明白他者：他者原来是不可彻底为我的文字所转换的，我的文字原来是我自己的界限。

如此，翻译之举动，也是悟道之机缘了。

沙漠教父教母的言行，纯朴率真，直指人心。唯有纯朴率真，才能无有奇巧，才能越过话语文字之迷障，而归于当下自我生命之体悟。平平无奇，而可抗衡种种教人目眩神往的说词，从虚构的华丽之迷失中救拔出来。简朴，才是最有力的、最有深度的。文字与图画都是如此。

文字与图画，其实都不过是痕迹。若真懂这个道理，也就不会崇拜文字，执之为偶像，也不必害怕历来的图像（icon）教化。有所执，非关外在之文字、客观之图画／图像，全都在乎一心。心有所执，没有文字、图画／图像，仍可执己，为自己造像。心无所执，则一切文字、图画／图像俱是痕迹，悟道之机缘，得救之方便。

简朴的文字，简朴的图画，它们之间，究竟哪一个解释哪一个？甚么是原本？甚么是复制？原文是原本，

翻译是复制？文字是原本，图画是复制？原来，不过是无限无底无本之深奥，它以文字，以图画，以翻译来揭示自己的无穷无尽。一切都在这无限无底无本的深奥之中，归于平平无奇、朴实无华，而当下体认自身之生命。如此而已。

2002 年12月3日

英译有序

野村汤史

这些来自公元四五世纪基督徒隐士的故事和言论，在基督教传统中有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它们是西方整个隐修运动的灵感泉源，亦被学者视作早期基督教著作中的一组重要文献。但对其他人来说，它们在今天并不为人熟悉。为了更广泛地传达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言论，我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本中选译了一些故事，并用日本的画笔和墨汁把它们以视觉的方式诠释出来。

这个译本依据的文本是米涅（J. P. Migne）编的《拉丁教父》（Patrologia Latina）第73卷（巴黎，1849）及《希腊教父》（Patrologia Graeca）第65卷（巴黎，1858）。为了保留原文简单朴实的风格，我尝试以平白的现代英语来翻译，同时也尽可能采用无性别差异语言。我相信即使语言是有差异的，这些故事的精神是无性别区分的，所以也借图画本身来说明这点。我在这个译本中保留了阿拉姆语Abba和Amma两词。它们分别

指“父亲”和“母亲”，是一般对属灵教父和教母敬爱的尊称。

这个出版计划源自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一个名为“沙漠灵性与当代事奉”的课程。教授这个课程的是亨利·卢云（Henri J. M. Nouwen），但他给予我的体谅与鼓励已远超课堂的学习。没有卢云这位奇妙的老师和伟大的朋友在精神上及其它方面给予的强大支持，这本书根本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出现。卡伦·约翰逊（Karen Johnson）不单帮助我修正和提炼英语风格，而且还不辞劳苦地按照原来的拉丁及希腊版本核对译文，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在成书的过程中，卡伦充满爱心的性格给我带来信心。还有很多人在这个计划的不同阶段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特别要提的是我在耶鲁、新港市（New Haven）的施粥所、东哈莱姆（East Harlem）及纽约市（New York City）的一些挚友，他们由始至终都是鼓舞和灵感的泉源。最后，我想感谢已故的父亲和姐姐，多谢他们体谅我因为这个计划而要远离家园好一段时间。

引言

亨利·卢云

这本书辑录了来自荒漠的故事，是我的朋友野村汤史（Yushi Nomura）翻译和绘画的。我为着有机会介绍这部精彩的著作而感恩，因为自从出书构思首次表达的那一刻，我已感到与这个计划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打算在这个引言部分带出3件事情。首先，我想描述一下这些沙漠故事如何奇妙地打破日本、美国、荷兰和秘鲁之间的隔阂，并在非常个人的层面上把我跟汤史及其作品联系起来。其次，我想引介一下沙漠教父和沙漠教母，指出他们的属灵挣扎跟我们的其实基本上大同小异。最后，我期望可以说服读者，告诉他们那些故事不仅有能力给予人新的灵感，而且可以带给人新的生命。

我是在秘鲁利马（Lima）市郊的上潘普洛纳（Pamplona Alta）这个大分区写下这些文字的。25年前，这里是一个原始空荡的沙漠，今天它已变成一个城市，超过10万个

贫困的秘鲁人在此挣扎求生。

我来这里只有4个星期，但仿佛已离开荷兰这个我出生、度过轻松的童年、成为教士、读书和教学的地方很久很久，也仿佛离开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这个我在刚过去的10年与学生一同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很久很久。

我在这个炎热、灰尘弥漫的沙漠城市做什么呢？在这个陌生的新世界，数不尽的小孩子走到我跟前抱我吻我，将我当树爬；无数的青少年在松软的黄沙上踢足球；众多友善的男女在说着 "Buenos dias"〔意即早上好〕；偶尔一个醉汉走过来揽着我，问我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深奥问题——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在这个树木不生的地方，扬声器在屋顶嘶喊着本地新闻；嘎吱作响的留声机不停播放直到清晨；成千上万营养不良的鸡犬争相鸣吠；还夹杂着小贩的叫声、婴儿的哭声、停不了的诅咒与眼泪、说不尽的对将来一切的恐慌——我在这里做什么呢？为什么我身处这个远离书本、学生、讨论小组、演讲室的地方？我没有精确的答案，但我深深知道来自另一个沙漠的声音与此大有关连。那是四五世纪时古埃及隐士的声音。自从听过他们的故事、读过他们的隽语

后，我晓得有一种值得我们寻觅的智慧，一种对有学问的人隐藏起来而只对小孩子开显的智慧。

其中一个沙漠教父叫做阿西尼厄斯（Arsenius）。这位富有而受过高深教育的贵族离开罗马，走到沙漠去寻求救赎。关于他有这样的故事：“有一天，阿西尼厄斯教父向一位古埃及老先生请教，想听取他对自己一些想法的意见。有人看见这种情景，对他说：‘阿西尼厄斯教父，像你这种深谙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为什么会问道于这样一个农夫？’他答曰：‘不错，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我是学过的；但这个农夫的学问，我连一笔一划也不会。’”

也许，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要从一个与我同住的家庭身上，也就是从其家庭成员巴布（Pablo）、索菲亚（Sofia）、巴布列图（Pablito）、朱安力图（Juanito）、马利亚（Maria）身上，学习一套新字母。这套字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拼写着忍耐、谦卑、喜乐、盼望、仁爱：一种贫穷人的拼写方式、一种遭受压迫和剥削者的拼写方式、一种神变成仆人的拼写方式。

我在秘鲁寻找沙漠智慧的当儿，我的朋友野村汤史则在康涅狄格州新港市的施粥所的贫苦人中寻觅它。同

样地，对他来说，埃及沙漠的教父和教母正解答着他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这里？”汤史从日本到美国留学，当他碰上埃及沙漠那些简单而深奥的故事时，他的日本精神深受激发，驱使他想把那些故事写下来，以至它们不单能被阅读，而且能被看见和感受。于是，他凭着自己敏感的心灵、艺术的笔触，把这些古老的文字绘成簇新的图画，好叫它们能更直接触摸人心。汤史晓得字体的作用并不停留在传递意念上，日本的书法家已向他显示，细心书写的字体本身就是信息，并较其所代表的意义更能打进灵魂的深处。汤史也晓得埃及的基督教修士跟日本的佛教僧侣并非互不相干的：两者都力图抛开今世的幻象和欺罔；两者都竭力寻找上天那不灭的光。因此，汤史把埃及的沙漠故事放进日本的寺院环境，从而创建了一个空间，让他心中的基督和佛祖可彼此开放、互相交流。

沙漠的智慧对在新港市的穷苦大众中工作的汤史来说，显得有血有肉。我身在秘鲁时，他给我的一封信这样写着：“在这个施粥所，愈来愈多无业的人前来，有些带着孩子。我总喜欢与他们一起吃饭，倾听他们的故事，分享我知道的事情。他们是我的朋友、师长及啦啦

队。我希望自己对他们的意义至少不亚于他们对我的。我跟他们攀谈时，埃及沙漠的教父教母会来到我心中，告诉我该说什么。有时候，我在施粥所的朋友身上瞥见‘教父和教母的特质’。这叫我感到自己犹如一个小弟兄，被一群沙漠教父和教母包围着。”这段奇妙的文字使我意识到利马和新港市之间的距离竟是如此的短。

我和汤史是在耶鲁的教室中相识的。我在课堂中讲述沙漠教父和沙漠教母的故事，他则边听边写笔记。然后，那些沙漠故事自然而然地展开了神奇的变化工作。通过他的书法和画，他叫我看见的多于我曾展示给他的。他成为我的老师，使我犹如未曾看过般再看那些故事。在我们中间发生的，是许多个世纪前在远古的埃及荒漠所发生的事情：“一个老先生有一个好门徒。一天，他感到心烦，把门徒逐走。门徒却坐在屋外静候着。当老先生打开门，发现门徒一直静坐那里时，向他忏悔说：‘你是我的教父，因为你的谦卑和忍耐战胜了我狭隘的心胸。进来吧！从今天起，你才是那位老先生和教父，而我就是那个年青人和门徒，因为你作的美事已胜过我的老练。’”

荷兰、秘鲁、日本、美国仿佛截然不同的世界，无

论在地理上及思想、感情、行为上都相距极远。但当我和汤史用沙漠教父和教母的目光观看我们的新环境时，我们发现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份超越一切距离和分歧的合一精神，这是一种任何人为界限都不能泯灭的灵里合一精神。

这样说来，这本书不仅包含了很多故事，还述说着自己的故事：一个见证了荒漠智慧把神圣的爱映照到我们心中，使我俩的友情借此滋长的故事。

沙漠教父和沙漠教母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一群撤出权欲高涨的社会给人的压制和操纵，退到沙漠中与魔鬼对抗，并与上天的爱相遇的男女。他们这群人清楚意识到自从宗教迫害的时期结束、基督教被接纳为社会“正常”的一部分后，基督那个叫人离开父母兄弟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呼召，已稀释为一种人所接受而又令人舒服的宗教热情，失去了其强大的改变生命的力量。埃及沙漠的教父和教母离开了这个充斥着妥协、调适的世界，撇弃不冷不热的属灵景况，选择以独处、静默、祈祷这种全新的方式，见证被钉十字架并复活升天的主。因此，他们成为新一批“烈士”，不是以血来见证神，而是一心一意地从事体力劳动、禁食及祷告，借着这种

寒微的生活来见证神。

这些古代隐士的生活，可视为一种为了寻找真正身份而作出的艰辛而又往往痛苦的挣扎历程。他们要逃离的，是一个由金钱、权力、名誉、成就、影响力、人际网络带给人自尊的世界。这样的世界鸣放着“你等于你拥有”的讯号。我们努力寻求的稳妥或安全感，这种虚假的身份永不能给予我们；反之，它把我们卷进一个永不满足的渴望循环中，叫我们不断追求更多——更多金钱、更多权力、更多朋友——使我们陷入一个幻象中，以为终有一天我们会抵达梦想之地，从此不再受任何人或事所伤害。沙漠的修道者深深意识到被这种幻象腐蚀的，不单是我们的社会，而且还有我们自己。他们逃遁到沙漠去，就是为了挣脱这个强迫性的自我，剥下自我欺瞒的层层虚饰，从而寻回真正的自我。在远离别人赞赏与批评的沙漠中，他们渐次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并不是由其他人界定的，而是上帝赋予的：是上帝亲生的儿女——在他的灵中创造和再造的。在沙漠中，他们领悟到一旦仍试图在神以外寻找自己的身份，他们必会堕入贪得无厌的恶性循环中。在沙漠中，他们发现真正的身份奠基于神自己先爱我们的真理上；这份爱使他们能摆脱